

中國

鋼琴夢

◆ 犀角丛书

◆ 刘元举 著



犀角丛书



06690

I25
393

中国钢琴梦

◎ 刘元举 著



中国钢琴梦

刘元举 著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安外六铺炕）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京怀柔燕东印刷厂

开 本：787×960毫米 1/32

印 张：11.875

字 数：204000

印 数：1—7000册

版 次：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08-0783-x/I·189

定 价：4.65元

献给——

那些被残酷剥夺了童年的孩子；

那些不顾一切甚至盲目牺牲了自己的
爱情、幸福、自由的家长；

那些为了祖国的钢琴事业饱经忧患、

心灵破碎却永不沉沦的专家、教
师；

以及悠荡在九泉之下的音乐之魂。



责任编辑：莫

装帧设计：潘

1991 · 北京

序 曲

钢琴在西方早已有过辉煌，传到中国却不过百余年。据说当年有位英国的商人认为，中国这片人口众多的土地即便平均每10户人家一台钢琴，无疑也是个巨大的销售市场。他充满自信地牵引着浩荡的船队，辗压着层层不驯的波浪，运来了大批钢琴。结果无人购买，终至沉落海底化作轻薄的礁盘。

英国商人大概不会想到，就是这个民族，进入20世纪80年代，居然爆发了一场钢琴的狂热，那么迅猛，像不同方位轰然而下的泥石流，带着骇人的呼啸震撼着江河大地。整体的冲击、局部的裂变构成一场大规模的动荡。成千上万人抢购钢琴。钢琴价格飞涨，一年之内来了个“三级跳”，由1000多元涨至3000多元。奇怪的是涨得越快越刺激消费者心理。人们排着长队交预付款，最长的等到一年之后才提货。钢琴成了第一紧俏商品，懂行的人买，不懂的人也买；有钱人家买，缺钱的人家买得更欢更狂。平素买斤肉都

得犹豫的市民，斤两计较的知识分子，抽劣等香烟的工人、职员，省吃俭用的现役军人也都狂热地挤进了抢购的行列。一时间买钢琴买得昏天黑地。全国四大钢琴厂家上海、北京、广州、营口纷纷告急，年产量由几千台猛增到万台，由万台增至数万台仍然供不应求。“忽喇”一家伙全国各地又冒出了60多家钢琴厂。就连一对做家具的农民兄弟也造出了钢琴。没有人统计目前中国人家拥有多少台钢琴，但我想象，摆出来一定是一道逶迤壮观的长城。维系在最低生活水准的平民们何以达到这种惊人的消费能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一片困惑。

曾经，在通往一家钢琴厂的那条泥土路上，可以看到川流不息的车辆。沉重的打着包装的钢琴加重着汽车轮胎的负荷，轮胎把路辗出了坑凹，行在坑凹处扭扭歪歪，车上的钢琴就摇摇晃晃。时间一长，那条路就像老人的牙床，艰难地啃咬着滑动的轮胎，给人以深深的痛楚。

这条路上还有一些人力车夫。大弯着腰弓以其原始的步子把钢琴运送到火车站。沉甸甸的钢琴要比他们衰老单薄的身子沉几倍？我有理由把他们喻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却没本事把他们变成一种艺术。

或许是他们沉重的步履把那条路踩得失去平衡？或许是买琴的家长因为走了那条失衡的路才

导致内心的失衡？输送钢琴的路有无数条，不一定都这样坑坑洼洼，但是，钢琴路上输送出的沉重、艰涩、欢乐、痛苦却是同样的，已经导致了许许多多的人的心灵的失衡。沉重的钢琴似乎本来就需要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可中国人何以这样自觉自愿争先恐后？

钢琴的分量对于一个家庭构成的重压远不止经济上的。许多家长盲目地买了钢琴，不管孩子有无兴趣，千篇一律地强迫学琴，一种愚昧的攀比意识抑或一种肤浅的虚荣心理都将严重戕伤孩子的心灵。残酷剥夺孩子的童年已经屡见不鲜，而由此导致的夫妻反目、家庭崩溃则像一个巨大的阴影压得那些缺乏承受力的脆弱的心灵几近窒息。当暴怒的父亲一巴掌将爱女鼻孔的鲜血打到象牙般白净光滑的键盘上时；当歇斯底里的母亲把儿子那嫩藕似的胳膊拧出一块苍老的斑痕时；当怯懦的女儿抡起菜刀砍掉自己小小的手指时；当绝望的儿子纵身跳下高楼阳台时，那黑色的钢琴在你的眼里是什么？是天使还是恶魔？大的投入、大的牺牲、大的赌注、大的失望；超国情、超现实、超人性、超爱情，这一切是可歌可泣还是可悲可叹？不管怎么说，钢琴狂热的出现是一次改变民族素质的热烈亢奋而又悲壮的奏鸣。

历史将记住80年代的中国平民心甘情愿勒紧裤带进行西方的奢侈的游戏或曰追求。那一片

丛林倒伏般的凝聚着几代农民血脉的手臂颤微微地伸展开来，攥紧拳头使血管暴凸，接受着悬垂倾斜的贵族的吊瓶，数着泪珠状的血液一滴一滴，坠入钢琴之梦。梦中的老海顿怎样为斯台芬塔这巍峨的建筑而摇头感叹？梦中的莫扎特怎样富于幻想地目送多瑙河在天际流逝？梦中的李斯特又回到了魏玛搭设起宗教般的艺术祭坛吗？伟大的鲁宾斯坦、天才的阿什肯纳吉、最有魅力的霍洛维兹，永远的贝多芬，永远的《热情》，永远的《命运》，永远的钢琴！

目 录

序 曲.....	(1)
第一章 关于钢琴.....	(1)
1. “莱特兄弟”	(4)
2. 如此热情	(7)
3. 愚人的逻辑	(15)
4. 买琴咏叹调	(17)
第二章 昨天的梦.....	(22)
1. 热情的奏鸣	(22)
2. 悲怆的交响	(49)
3. 深沉的回味	(58)
4. 根的重要	(69)
第三章 遗憾人生.....	(79)
1. 家长的素质	(80)
2. 这间大房子	(96)
3. 迷途不返	(106)
4. 永难潇洒	(111)
第四章 苦难历程.....	(123)
1. “小皇帝”的眼泪	(124)

2. 没有人知道我的 痛苦	(133)
3. 自食苦果	(141)
4. 我的大卫	(147)
第五章 比赛纵横.....	(165)
1. 削尖脑袋	(168)
2. 世俗在蚕食艺术	(173)
3. 各地水平	(178)
4. 选手素质	(187)
第六章 泥沙俱下.....	(197)
1. 教师的作用	(199)
2. 亲若父子	(202)
3. 青年教师没信誉	(209)
4. 中年教师难脱俗	(213)
5. 误人子弟	(223)
6. 我的“私访”.....	(232)
第七章 钢琴教育.....	(242)
1. 上海的业余教育	(243)
2. 上海“附小”.....	(251)
3. 周广仁的生日	(266)
4. 吴波现象	(283)
5. 朱雅芬的教学特色	(289)
6. 普通教师	(302)
第八章 永久的艺术.....	(311)
1. “太极”世界.....	(312)

2. 钢琴家气质	(318)
3. 不灭的激情	(327)
4. 艺术的传递	(340)
5. 火红的乐章	(349)
后 记	(367)

第一章 关于钢琴

可以上溯到 1710 年左右。从巴托洛缪·克里斯托福里在佛罗伦萨制造的第一台有着强音和弱音的羽管键琴至今，已有 280 年的历史了。而没有强弱音的羽管键琴的诞生之历史则更加悠久。其间，人类的智慧经过了怎样辉煌的撞击才闪烁出一串璀璨的名字：

德国的西尔伯曼·施泰因；

英国的寇克曼·朱姆佩；

还有踏板专利的获得者布罗德伍德；立式钢琴专利获得者约翰·艾萨克·霍金斯，以及彩色钢琴制造者雷明顿。如果我们感激巴赫第一次在英国将钢琴用作独奏乐器的话，那么我们更应该讴歌加料钢琴的创始人——约翰·凯奇。在他之前，演奏者常常要钻进琴肚子里去拨弄、捶打琴弦，或者将一些螺丝帽、插销、木片等异物塞进琴肚，以改变和强化钢琴的音色。

说不清全世界有多少钢琴厂，更说不清全世界有多少台钢琴。当我拖着疲倦的双腿奔波于黄

浦江畔至北京的漫漫采访途程时，我曾忽发奇想，要是把全国的钢琴搬出来排列，将是一堵逶迤千里的长城，要是把全世界的钢琴排列起来，那将是一条无比壮观的长河！

人们喜欢河流，大概在于它的流动意识。那不仅是一种生命的形式更是一种生命的呼唤。由此我想到艺术的传播，这不能说是牵强吧？

钢琴传到中国不过百年。中国钢琴的摇篮在上海。在英租界、在法租界、在江湾、在曹河泾，奇妙动人的钢琴音色遮没了晨钟暮鼓，飘向外滩。黄浦江在那时候开始流出了音韵。据说这音韵使一位英国的钢琴商狂热无比，认为这么众多人口即使平均10户人家一台钢琴也是一个巨大的销售市场。他那高扬的手臂丛生着灿烂的卷毛，牵引着沉甸甸的船队浩浩荡荡。他运来了大批的钢琴，结果无人购买，终至沉落海底化作轻薄的礁盘。

我不曾考证传说的真伪，但有据可查的是中国的第一家钢琴厂是上海的“莫德利”。于是，我有理由说，沉落的仅仅是一堆不合时宜的钢琴，而作为钢琴文化、钢琴艺术却被季节的风极有耐性地拂动着，使板滞的黄浦江面渐渐有了音韵和光色。随后，便会掀起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的波涛浪涌。

“莫德利”是一位英国老板在30年代创办的。

莫德利钢琴厂雇用的第一个中国人是宁波人。从此，宁波人在中国钢琴制造行业里大放光彩。至今，中国的四大钢琴厂——上海“聂耳”、北京“星海”、广州“珠江”、东北“幸福”，也拥有大量的宁波人，不仅是骨干而且是权威。就连轻工部下属的各地乐器检测站站长也有好多是宁波人。一些雨后春笋般上马的小厂，也纷纷到上海钢琴厂家挖宁波人，条件自然优厚：解决住房，高薪，给一二万养老金，（以你的户头存入银行，退休前不能归你。）如此诱惑，被挖走了一些技术骨干。这种挖墙角的做法削弱了大厂的势力，据说已经引起轻工部的重视，下文件予以制止。

中国有许多事情是喜欢一窝蜂的。比如家电生产一窝蜂，喝红茶菌一窝蜂，大街上有两人打架一窝蜂围上好多人，发生车祸一窝蜂涌上好多人，就连闯红灯一马当先也会一窝蜂涌上。进入80年代，中国的钢琴制造业也出现了一窝蜂现象。

1977年，全国钢琴厂只形成六家，除四大钢琴厂之外，还有宁波的浙江钢琴厂、广州的中山钢琴厂。等到1988年8年轻工部在营口召开全国乐器行业会议时，已经形成了62家钢琴厂，除甘肃、青海外，几乎每个省份都有什么“乐皇”、“常音”、“乐友”、“乐多”、“华普”、“黑桃”、“伯牙”等等。而辽宁省“呼拉”一家伙就冒出了8家：

金州渤海钢琴厂、大连钢琴厂、沈飞钢琴厂、沈阳钢琴厂、艺苑钢琴厂、飞龙钢琴厂、海城钢琴厂，还有旅游局办的钢琴厂。轻工部当时针对这种狂热现状再三再四劝阻，因为钢琴生产投资量比较大，办一个厂子没有20万30万根本不行，何况造钢琴不同于造家电，哪是随便可以造的呢？可是，在一股巨大的冲击面前，许多人头脑发热盲目投入。造钢琴与买钢琴的同样显得仓惶，于是，衍生出一幕幕荒诞的闹剧。

1. “莱特兄弟”

这是乡下的一对亲兄弟。十年动乱使他们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却增长了不少敢于创业、敢想敢干的魄力。兄弟俩干过几年木匠，手头积攒了一点钱，也称得上“万元户”了。他们见周围人纷纷寻找赚钱门路，便忽发奇想，准备制做钢琴卖。当时钢琴正是供不应求之时，哥俩一核计，一台钢琴价值3000多元，一年做两台就可以赚个几千元，要是做个十台八台，那就可以赚大钱了。哥俩越想越兴奋，进城买回一台钢琴拆开来研究一番。他们并没有弹过钢琴，哥哥仅仅会拉两下二胡，弟弟会吹几下笛子，但他们信心十足地拉架子造起了钢琴。他们觉得钢琴并不复

杂，没啥了不起的，多难的家具都做过，造台钢琴算啥？他们把积攒的钱全拿出来投资了。外壳部分他们可以自己动手，可钢骨、踏板做不了，花钱请人干。击弦的榔头他们用手一个一个抠，组装原理不懂也花钱求人。结果钱都搭进去了，钢琴只做了半拉架。弟弟比哥哥脑瓜灵，去找乡里领导，请求支持和赞助。乡领导是位上任不久的青年人，出于对自己政绩的思考，积极帮忙，动员一乡镇企业投资10万。有了钱，也有了官方出面，哥俩的路子蹚开了。奋斗了两年，总算制造出了两台立式钢琴。样品出来了，乡领导像放了卫星，美得不得了。按常规，需开产品鉴定会。这需要具备试制报告、鉴定大纲、技术报告、工厂成本、用户意见、图纸、鉴别报告、工装设备。可是，这兄弟俩缺少这方面的素质，两台样品照葫芦画瓢，哪有什么图纸。现找人对付一张，送至鉴别部门根本不合规格。鉴别部门不来人，不予承认，鉴定会开不成。开不成也要开。不是有句格言：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吗？现代人都懂得舆论的重要。不叫鉴定会，叫评议会也可以嘛！于是乎，在乡里布置了会议室，请了钢琴教授、有关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各级领导、新闻、记者。好家伙，就像一项大的水利工程竣工典礼，农民自有农民的报喜方式，敲锣打鼓、鞭炮齐鸣。著名书法家大笔一挥，写下了赞

扬的条幅，话剧演员激情饱满朗颂，诗人当场即兴赋诗一首，美得乡领导额头更亮肚子腆得更高。还有剪彩仪式。大红的花带，一剪子下去，鞭炮锣鼓喜庆得犹如倒海翻江。独独难住了某钢琴教授。教授是一方钢琴界权威，他是大钢琴厂邀请的顾问，他要顾及到自己的声誉。书法家可以随便写，诗人也可以即兴赋诗，鞭炮放多少也不过分，可他的态度却举足轻重。他是块招牌。如果他予以赞成，美言几句，人家马上就会打出他的旗号，报纸电台就会以他的话为准绳吹捧这两台样品如何如何好。这年头吹牛拍马概不负法律责任，但他必须要对得起艺术家的良心。他活了大半辈子，历经坎坷，但对艺术的真诚始终不变。他试过那两台琴，那能算作钢琴吗？尽管外壳珠光闪闪，亮若明镜，可触键的生硬感、音色的苍白，特别是高音区像敲铁片子的声音简直使他无法容忍。但是，在这样隆重的“典礼”式的场面，面对这么多热心陶醉的人还有领导们，他能提出否定意见吗？他最悔的是自己不该来。可是，他不来行吗？人家一次次登门拜请，他不是没推辞，他推辞不掉。他一见到样品琴，见到那庆功场面就发懵就冒汗了。人家领导口口声声说农民兄弟制造了钢琴，这是三中全会的成果，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他能说什么？他恍若回到了大跃进放卫星的年代。再看看那两位功臣般的农民